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九編

冒險小說
(卷上)

冰天漁樂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印行

義俠小說

遮那德自伐

八事二册

前二册四角五分

後二册五角五分

遮那德者法皇拿破崙部將也性情豪俠善騎精劍術勇力冠一時所譯述者大都爲其生平軼事如報友仇殺刺客山中遇盜獄底脫生等種種事跡皆極詠奇極危險彷彿如生龍活虎天矯騰挪不可捉摸其後八事情節尤奇詭讀之令人忽驚忽喜忽憂忽樂太史公謂郭解適有天幸常得脫遮那德其殆近之

陳大燾陳家麟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名家小說

神怪

小說

三千年艷月記

二册 七角 五分

英國哈葛德著林紓譯

是書敘一英國少年遵先

代遺囑爲其遠祖復仇遂冒險遠涉入一人跡不到之荒島島中有一女王得長生不死之術活二千餘年入火不焚且預知未來事願秉性酷嗜殺人而又有驚魂奪魄之貌忽而威福自恣忽而情欲纏綿少年見之遂爲之顛倒演出種種離奇之情劇人奇事奇譯筆尤能曲折委婉誠神怪小說中之奇觀也

社會

小說

亞媚女士別傳

二册 八角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著

是書敘亞媚父女一家破

陷入獄並其後遇拯復產各事曲折折脫祕離奇直令閱者茫然無從捉摸中年復談奇可喜其摹繪得收刊會中種種品也尤爲窮形極相惟妙惟肖

冰天漁樂記卷上

第一回 謠子

我記得父親對我說道。彼得這箇檔兒話還沒有出口。我先對着父親一看。只見他的臉色很覺得嚴厲。聽他說話裏頭。不但是發怒。并且帶着些憂愁。把兩樣比較起來。還是憂愁的分數多。我自然有些畏懼。低下頭聽着說。彼得你若照此行爲。真正該死。你便要敗爲父的聲名。連你母親都要氣死。自己也沒好收場。睇你看呀。那幾種憑據。不是你的罪孽麼。說時。指着一堆東西。是什麼竹雞。咧野雞。咧野鳥。和野兔。子咧。拉拉雜雜的擺着我那時怎樣呢。把一隻手仗着槍桿。呆呆站住。眼也不敢擡。一擡怕碰了老人家發怒的眼光。只得低着頭看那兩隻獵狗也伏在地上。像犯罪的小人。

隨處在麼緣故呀。諸位聽我道來。我的父親是何等樣的歷史呢。原來是愛爾蘭南郡地方的一位牧師。他的體幹很爲長大。髮根鬢曲。已經帶些銀白色了。年紀並沒很老。

頭髮却着了霜雪。他心緒也就可想而知。平常時候性質。很是溫和。若然見了。不是教訓起來。却威嚴的了。不得只是溫和時候。比威嚴時候多着哩。他待兒女。要算得仁厚慈愛。便是別人家同他交涉。略有差處。沒一箇不受他的寬容。終身感激的。所以左近鄉鄰。往來親戚。都頌父親的盛德。就是天主教裏神父。也合他接洽。可見我家從沒有對頭冤隙。至於家人和睦。諸事有方。自不必說了。

我雖如此說。列位却不要忙。到底人心難測。究竟纔有幾箇嫌隙的人。合我家反對。這是後話。且說我小時候爲何要在父親跟前。碰這箇大釘子呢。却有箇緣故。古人云。樹有根株。水有來源。事要從頭說起。便見分曉。請列位慢慢的聽着。我的來歷。就明白了。我說我的小時候。相貌也很好。着實有些像我的父親。但是後來經過風霜勞苦。不覺減損那舊時英俊的儀容。這也不必說他。只記得我年紀到十五歲。便很長大了。着的打獵衣服。寬大粗毛。體格很見得強健。別人都都不信我年紀這般小。面色卻這般蒼老。所以眼有成人。的樣兒了。

那天我便是爲了打獵碰這釘子。父親還是怒氣沖天的罵下去。只聽得聲響更大。說道：譬如你是窮人家的兒子。碰着這種事情。也是只管不聽我的說話。你想更是那樣呢。咳。你的父親還算是有碗把飯吃着。你便胡爲到這樣。你今兒總算逃過了罪名。你曉得到日後是怎樣的結局呢。

呵。你知道你今兒的罪名麼。呵。你是做賊呀。偷着這許多野獸。你知道這地方是你應該打獵的麼。終究要被他們捉去的。你聽我說。倘被他們撞着把你的槍奪了去。你便儘着他去辦。若然仗着夥伴的勢力。便連那夥伴都該受禍哩。到那時悔也遲了。他們捉了你就沒有死罪。也要驅逐出境。到別地方做苦工去。永遠沒得回家。你想。要看要離親別友。合一班下等社會的人做工。一根繩索穿着每天吃幾箇粗麵包。還要熬着工頭的毒打。糟得像禽獸一般。耳朵聽着極不堪的說話。眼睛看着極不堪的事情。過了幾年。你便合那下等社會一鼻孔出氣了。這不是活現一箇猪仔嗎。便是罪孽受完放了回來。那時你的人品還配享自由麼。回來是回來了。家人那

箇看得起說着話那箇聽你你自己也不是從前的自己了咳

咳想到這時你的母親還有面目見得人嗎還能合你同在世界上度日嗎你的妹子走出去別人便指着說是猪仔犯人的妹子我若講起書來那箇暗中不提着猪仔兒子暗笑呢此層且不必說他你想上帝生了你這箇人有機會叫你學好有人來勸戒你叫你做箇正人你只是不聽你曉得人世的法律是不論聰明愚蠢一概定論的上帝的賞罰便不是這樣要是聰明的人明知故犯便要加倍的受罰你既是明白的如何只管你是你終不肯改過呢今兒我勸戒你一番也不十分激烈若是下次可知我不答應了你把那槍交給我

我聽着父親的話不敢則聲看着一枝好槍生生被父親奪去很有些不願只是怎敢不交咳我說到此我便可惜我父親這番好話終不覺得有什麼滋味弄到嘗過了苦頭回想從前深悔我的迷而不悟也是應該受苦了

我想到這箇地方我若聽了父親何至吃那許多苦楚敬勸讀書的少年把我做箇

榜樣。想想我的受苦地方。苦到怎麼樣。便有些不堪了。我身受的苦。還沒緊要。提到我心中的苦。真是迴腸九轉。深悔我忤了父親。不聽老成的話。那是真苦哩。我又想到同夥受苦的人。倒也快活。度日不知不覺。咳。他是良心。不會責備罷了。我的良心。還會責備自己。如何肯合他們取樂呢。我要懇切勸我讀書的少年。總要把端正的良心擺着。靠得住的說話聽着。便好。少受了許多無名的苦。就是身體受些苦楚。良心却是安樂的。這種福氣。不是人間第一嗎。

我的父親共有四箇男兒。五箇女兒。頂大的長兄。在德伯林城裏的法律大學堂肄業。因為家資不足。除了長兄的學費外。便有些爲難了。我呢。見着可學的我。便學些。從沒有到外面去找過。將來的職業。也不知道是怎樣。

咳。我因為兄弟姊妹多。父親又爲了教務忙得很。母親管理了姊妹。便沒有心緒照料到我。我只好自己顧自己了。我也沒法慢慢的野性慣了。倒是無拘無束。出去同着一班村兒。鬧些下流脾氣。他們都比我年長。很會教我些下流規矩。我那時很歡

喜學他們覺得其中有無窮滋味。咳不曉得便是這些作成了壞胚子。

我頂歡喜的便是打獵一道。把我同年紀的比較起來。我却是出色的人材。說起打獵的地方。有幾處是朋友許我去的。又有是我父親的。初時在這小地方頑耍。倒也沒話。但是人心是知足的。況且又是無知少年的野心。怎肯就把小地方圈住了。便漸漸的合那一班壞胚。到別處去游幌。不曉得這些大的所在。都是有禁令的。任憑他一根毛一點血。也是有主人。而且有些地方。不但不許去打獵。一步也不許進去的。我偏要合那班下流去鬧脾氣。冒了險。犯了法。只是不管也不止一次了。

那天。剛才打獵罷了。偷着許多野獸。歡歡喜喜的回家。湊巧不過。正被父親撞着。討了一頓沒趣。心上着實難過。你道爲何。並不是受了父親的責備。自己悔過。弄得難過的。偏偏爲了一枝好槍。被父親生生奪去。所以難過的了。不得我如今受過苦後。性質也聰明些。便覺得從前對我父親的心。不應該如此了。我父親叫我做的事。我不肯去做。除了打獵。就一味的驕嬾。如今我曉得驕嬾便是禍根哩。

經過這番教訓。我便兩天不合人談論。到第三天。出門閒步。走了幾處草地。這時我的性情。倒也略覺高尚些。慢慢吸了幾口空氣。身體洋洋的。很有興致。而且有些改悔的念頭。忽然碰着箇極好的朋友。名叫杜倫的。咳。如今想來。却是極壞的壞胚。

兩人寒暄未畢。還沒有講什麼話。杜倫便叫道。怎麼你出門不帶槍。我這時本不算回答他。無奈他問箇不了。我只得把情節從頭告訴了他。我又說了許多懼怕父親。應該改悔的話頭。不料倒被他冷笑了幾聲。把我的心都笑冷了。笑了。又說道。原來如此。你快些到你阿姊那裏去。拿條裙着了。做箇女人罷。不要沖了男子漢。現世我倒不曉得。你是箇沒中用的傻子。我聽了這話。不但不早些避開。而且漸漸的動念起來。想着服從父親。簡直是有些羞愧的。咳。這便是我的不幸了。照如今的我。想起來。應該很很對着他說。你這話。我不願聽。我的主意是好的。你這話是壞的。你快些走。不要欺我。他若再有話。我就飛奔的跑去。我還會受後來的苦嗎。咳。懸崖勒馬。便是聖人。我總沒有想到。

我既不肯轉這種念頭。倒撲搭的在他旁邊坐下來了。搭越着把手在地下弄草。杜倫又問道。你的槍被父親鎖藏了麼。我答道。沒有。我看見擺在爐圍上面哩。杜倫笑道。你這箇人。真是傻子。既然看見了。爲什麼不拿來呢。我道。我雖然是箇傻子。也不至於這樣。只因聽了那一番的惡勸勉。倒有點反轉興頭罷。我口裏頭雖這般說。心上也很害怕。然而不到一分鐘時。他的話終究戰勝了。我便決意許他去拿槍。約定明天早起帶出來。到一箇貴人家的嶺子上去頑。兩人望了一望。略略看見指着的地方。我便又起了一番興頭。顧不着別的了。

杜倫又興高采烈的亂說了一陣。說他有怎樣本領。擺了許多野蠻手段的架子。實在並沒有做過的。專門造了話嚇人。不過他的理想罷了。

我想世上誇口的人。却也不少。他看見合他談論的人。都是無知無識。憑他掉弄的。便信口開河。編造起來。弄得那班愚人。見神見鬼的拜服他。一到曉得略有見識的人。也在裏面怕要聽出他的破綻來。他便不敢聲張。關住了口。我常常看見那種人。

正在誇口得高興。皇帝對坐。天上有地下沒得的說得自由。忽然一箇有些膽膽的人來了。他聲音便直低下去。眼睛都沒有神。恨不得有地洞鑽了進去。這些醜態看書的人諒也早已覺得可厭。不要我再勸戒了。

杜倫合我約定去打獵的地方。却是汎特斯頓侯爵所管。又探聽得看守的人不多。侯爵也不在這裏。好憑我們去頑。兩人有了消息。更是興頭。

前說我的父親也有幾箇嫌隙的人。就這汎特斯頓侯爵也是其中一箇。杜倫本曉得的。他道正爲他合我們有了嫌隙。偏要去作踐他的地方。洩了些恨。方才算得英雄。

杜倫年紀比我長了三歲。他父親名爲小農夫。實在是販賣一種禁酒的。或者還有別的犯法事情。那時我也不知。

我的門第身分。比起杜倫來。本高了許多。他不過多了幾箇錢財。便到處迷惑我。借我作勢。把我給他使用。他的計策。毒得萬分。怎奈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掙我坐在地。

上聽着他擺了許多臭架子。又拿出些酒菜來。叫我同吃。把我說得志向都消滅了。肯服服帖帖聽他的說話。他纔肯罷手。一面送到我家門口。他便要我答應他明天早起。一準到門外等他。我果然答應了他方才走去。

第二回 嫁禍

這天夜裏。我實在很覺得不快活。因為我要做的事情都是差的。我這夜偏偏睡不着。要想做那件事。等到父親母親都睡着了。就要動手。這箇當兒。一種慌忙的樣子。做過賊的。便曉得這裏頭滋味。實在做書人寫也寫不出的。我從黑弄堂裏摸進去。摸到父親的房裏。那時嚇得滿身都是臭汗。怕驚醒了父親。沒有好收場的。也曉得明兒早起。父親總要曉得。然而到了那時。我已跑到外面作樂去了。也不管他什麼。仍舊向黑地方摸去。忽然聽見一箇聲音。心上一跳。幾乎栽倒。就有些悔意。要想退後。又想着杜倫的笑罵。吃他不起。決意要摸進去。我便按住了呼吸。細聽了聽。並沒有響動。再爬進去。猛覺得一箇刷帚似的東西。從鼻子上刷過去。直嚇得要叫喊出來。

把心定了一。定仔細。一。想。原。來。此。地。是。我。妹。妹。的。臥。房。房。門。口。有。地。毯。鋪。着。一。只。貓。兒。貪。他。鬆。軟。睡。在。上。面。被。我。摸。到。了。他。受。了。驚。從。我。面。上。跳。過。去。那。刷。帚。似。的。東西。就。是。尼。巴。我。雖。然。想。得。明。白。心。頭。小。鹿。依。然。還。是。直。撞。一。面。再。爬。爬。到。父。親。更。衣。室。門。口。打。算。推。開。了。門。又。怕。門。邊。的。鉸。鏈。一。響。事。情。就。敗。了。只。得。慢。慢。的。推。開。一。線。把。身。體。捱。過。去。月。光。照。着。却。好。看。見。我的。槍。擱。着。一。邊。我。便。捻。手。捻。腳。的。過。去。輕。輕。兒。一。拾。把。皮。帶。望。肩。上。一。搭。轉。身。就。走。仍。舊。爬。出。去。

我已經拿着那枝槍。膽也大了一路。爬歸住房。倒沒有什麼驚嚇。只是奇怪。總睡不着。索性起來。看了看槍。擦了幾遍。擦得亮澄澄的。預備一早出去。弄妥當了。輕輕關好了門。偷偷摸着出去。時候却還很早。便走到相約地方。杜倫還沒有來。只見草上有雪白的一層霜。空氣清潔到十二分。自己想了一想。把手到皮袋去摸着。幸喜鉛彈裝得滿滿的。這時並不想到將來的結局。前途的利害。只想等得杜倫來了。同去快活。

等了多時。杜倫還不見來。身上有些寒冷。往來走了幾遍。想着杜倫。難道碰到什麼事情。不來了嗎。又想杜倫是我頂好的朋友。決不會失信。只是越等越心焦。幾乎要哭出來。又走了多時。遠遠的一箇人來了一面。走一面吹着口琴。鳴鳴的好聽。確是杜倫的聲音。如今想來。杜倫那付惡劣的神氣。什麼會叫我佩服了他。他又什麼有這樣的權勢。真正奇怪。咳。當時我逢着他的誇口。擺空架子。便信以爲真。幸而我還只碰着一箇杜倫。不然。不知道要弄到那樣了。我生平雖然做着錯事。然而很可惡。的是誇口。擺空架子。若要我造空中樓閣。趨吉避凶。我就甯死也不肯做。況且當時我的思想。只道是小孩子會說謊話。若是杜倫等輩人也長大了。世故也懂了。便決不肯同孩子一般。見識那裏曉得是全反的。如今提起杜倫來。他的壞處也說不盡。倘若我早知他如此。也決不至在他權勢之下。

咳。我到這時。有一番感激了。世上的少年。要得着真性情的好友。便要聽年長有閱歷的教戒。因爲年長的人閱歷多了。嘗過各種人的性情脾氣。他總曉得些好歹。

少年人聽了他的話。也會當心辨別着他人的好樣歹樣。那就不至糊塗上當了。如我呢。諸位就當是箇榜樣。若然聽了父親的話。還會把杜倫當做好人嗎。

杜倫走來。興頭的了不得。滿口都是說大話。帶着笑聲。說一回笑一回。把我弄昏了。連心裏也來不及籌畫。只是服從他的指揮罷了。不多時。到了那地方。忽然一隻野兔子。在我面前逃去。我也曉得這兔子是汎特斯頓侯爵的東西。這時便不管了。把槍開足。轟的一聲。野兔子倒了。趕過去提着。裝入袋裏。杜倫在旁拍手。還沒拍完。一隻野雞又飛過來。再放一槍。把手接着。野雞恰落到手裏。兩人哈哈大笑。從打獵以來。沒有這般快活。便就草地上坐下來。吃些麥酒。杜倫又暢談起來。我聽着很高興。他說近來弄着一筆偷稅貨。很有好處。我倒覺得也有滋味。他又要求請我去助他搬運。我也歡歡喜喜的答應。不曉得有什麼利害了。

論起偷稅貨來。被關上的巡手碰着了。便相打起來。時常有打傷毆死的事。真是性命不值錢的。杜倫用說話激動我。叫什麼冒險。是最好的名譽。又拍我的馬屁。叫我

很勇敢。能夠出頭挺撞。便是英雄氣概。倘然有甚蹊蹺。他總可來幫助的。談了一會。吃些麵包。更張旗鼓。重新向前。又奔走追趕。鬧了一陣。袋裏的野獸也滿了。杜倫笑道。這也算大將功成。我們回去罷。我猛聽得他回去的話。覺得像冷水兜頭淋了一般。便想我做了這樣事情。如何能夠回家。只得對杜倫道。回去呀。只怕我是不能了。杜倫道。你爲何說這不能的話。你弄着野獸也算多了。若然你父親是箇人要歡喜的了。不得還有功夫問你別的呢。咳。諸位聽聽杜倫的話。要曉得杜倫在這倫理上所受的。不過這樣。所以把他行爲對付父親也算了他。當我的父親是一樣的。咳。他這種人。你道好共不好共呢。

我道。你這話不安。這些東西如何好再給我父親看見。只得捱到夜間。混過去罷。杜倫笑道。彼得聽你自己便了。你在我家坐坐。也是不妨。但是我有些奇怪。爲何你父親見了。倒要鬧亂子。我想如今回去。恰好午飯。還把這些異味嘗嘗哩。

我道。我知道我的父親。比你所曉得的清爽。諸位。我說這話。便是第一回有決斷。把

話去抵撞他。我又道：「今朝我決計不再回來了。」

杜倫也就無話。我背了皮袋便走。約定到杜倫家裏去。正走得幾步。忽然又是一隻野雞飛過。我見了。想我的槍現成裝着。就把火機一撥。轟的一聲。野雞落下。正要趕去拾起。對面突有三箇人趕來。橫身阻擋。杜倫恰走在我的前面。幾步看見了。拔起腳來便跑。我在後也想跑。我當時望見兩箇人像是看守地方的。有一箇還有些認得。兩箇人裏頭一箇搶上來一把領口。我就被他抓住了。口中叫道：「小乞兒。敢來這裏打鳥。打了還想帶去。好大膽。且去見我主人。看你怎樣。」

還有一人追趕杜倫。杜倫却沒命的飛跑。那人追他不上。離開着幾十步光景。看看追不到了。只得罷休。却專在我的身上做功夫了。那人回來便同捉我的人商議。把我拖到一處。看見那箇認得的人。擺出威嚴的氣派來。叫道：「孩子。你叫什麼名字。我便把姓名告訴他。覺得面上很有些慚愧。那人道：「可惜了。你的那位朋友叫什麼。我道：叫杜倫。我那時也並非有意攀他。總是老老實實的說罷了。」